

郑九蝉 著

郑九蝉文集 第四卷

花城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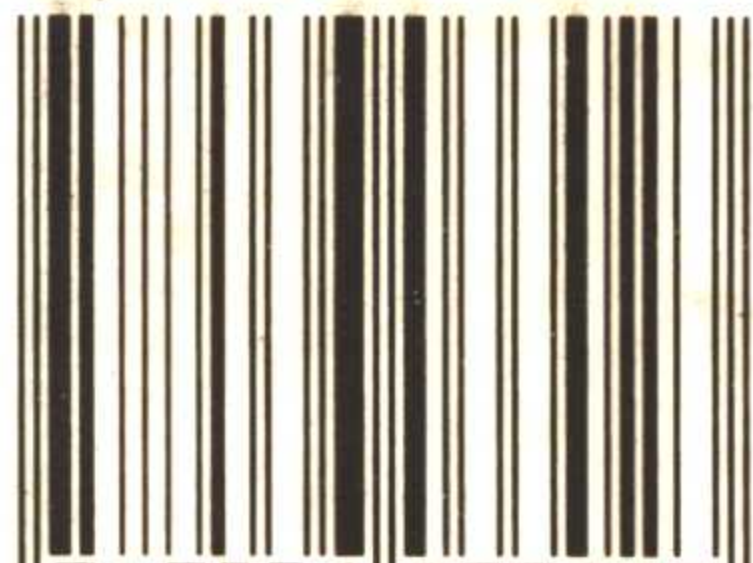
荒野

下

郑九蝉文集

-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-|
| ● | ● | ● | ● | ● | ● | ● | ● | ● | ● | ● | ● |
| 第一卷 | 第二卷 | 第三卷 | 第四卷 | 第五卷 | 第六卷 | 第七卷 | 第八卷 | 第九卷 | 第十卷 | 第十一卷 | 第十二卷 |
| 黑雪 | 浑河 | 荒野 | 荒野 | 红梦 | 红梦 | 擦痕 | 擦痕 | 野猪滩 | 参王 | 能媳妇 | 武装的硬壳 |
| | | 上 | 下 | 上 | 下 | 上 | 下 | | | | |

ISBN 7-5360-3302-8



9 787536 033023 >

(全套十二卷)定价:368 元
(本卷定价:27 元)

郑九蝉文集

第四卷

荒野

下

郑九蝉 著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郑九蝉文集 . 第 4 卷, 荒野 . 下 / 郑九蝉著 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0. 12

ISBN 7-5360-3302-8

I. 郑 ... II. 郑 ... III. ①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当代②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0947 号

郑九蝉文集

(第 4 卷)

荒 野 (下)

郑九蝉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

(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375 印张 2 插页 280,000 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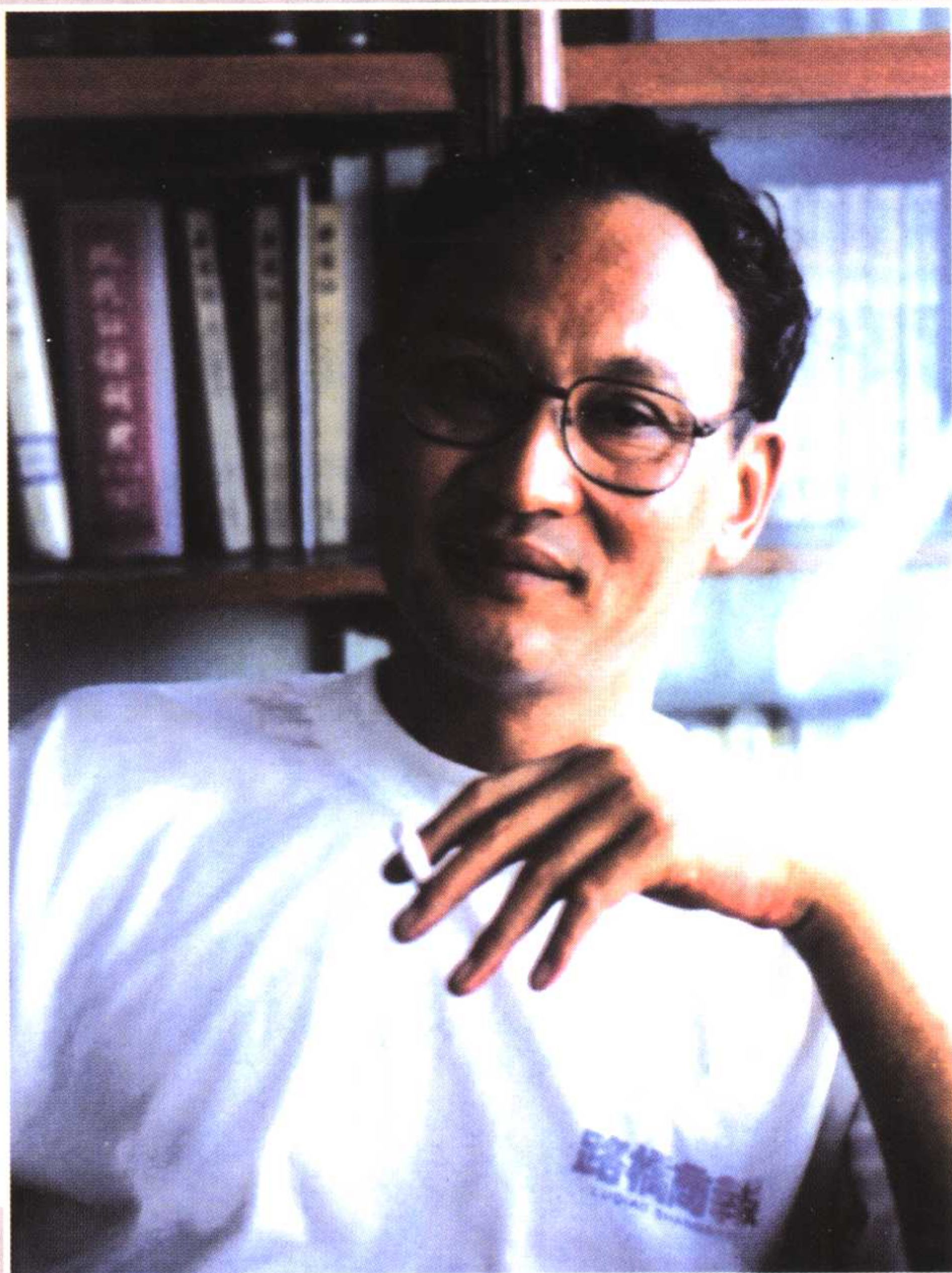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,000 册

ISBN 7-5360-3302-8/I·2745

(共 12 卷) 定价: 368 元 (本卷定价: 27 元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作者像

1949 年生,祖籍浙江台州黄岩区上郑乡。

1969 年,下乡插队黑龙江省绥滨县。

1977 年,就读佳木斯师范学校。

1984 年,调回浙江黄岩县委宣传部工作。

1985 年,就读鲁迅文学院。

1987 年,回黄岩市委宣传部工作。

1994 年,调回浙江路桥工作至今。

著有作品多部,共约 400 多万字,其中《能媳妇》等六部中短篇小说,获国家级、省部级大奖;《黑雪》与《浑河》两部长篇小说分别获全国金钥匙奖和浙江省优秀文学大奖。

村歌：(此歌名叫《劝世曲》，不知何朝何年流入此。)

人生七十古来~~来~~少，

先除少年后除老。

中间光景不多时，

难解见谗与毁谤。

朝中官多做不尽，

世上钱多赚不了。

官大钱多忧怨多，

落得自家白头早。

中秋过了月不明，

清明过了花不好。

人生贵立且自守，

莫把贪心长牙爪。

请君检点眼前人，

序

肖建国

郑九蝉和我是鲁院时候的同学。我读七期，他八期。鲁院的前身是中国文学讲习所，新中国建国之初就开办了，断断续续，历三十余年，却只办了六期。到了我们那期毕业时，才改名为鲁迅文学院。我们第七期的学习时间是1982年至1984年，郑九蝉所在的第八期是1984年至1986年。在第八期学员将要毕业的这年夏天，忽然传来消息，经国家教委批准，北京大学拟开设作家班，首届作家班的学员，主要以我们这两届鲁院毕业生中招收。这自然是中国作协和驻北京同学多方努力的结果，这消息使我们十分兴奋。那年我正在一个县里挂职担任副县长，接到通知，我立即选择了读书，辞去职务，和湖南的同学结伴到了北京。我是在到达的当天晚上，第一次见到郑九蝉的。他到我们房间来串门，听说了我的情况后，忽然冒出一句：“都当到副县长了，还来读什么书。”我觉得这话有点不顺耳，但毕竟是初识，却也没有在意。

我们在鲁院安顿下来，找来一大堆复习资料，准备考试。我们都很紧张，也很放松。上午复习功课，下午互相串门聊天，然后便联系周围的单位比赛篮球，比赛乒乓球，天天晚上还操办舞会。郑九蝉当时正在修改一部长篇小说，全然没有心思复习功课，每天关在房里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他改稿改得十分艰苦，每天的眼睛都是红红的，脸呈菜色。他偶尔也

出来串串门。他对我们湖南籍的同学有着天生的好感，常常来找我们聊天。他总是一副乐爽爽的样子，直言快语，高声大噪，哈哈连天，很难设想他是曾经经历过太多艰难坎坷的老知识青年。郑九蝉对体育对跳舞都无缘，但他是我们球队最忠实的观众。每次打比赛，他都会到场，抱着我们换下来的衣服，站在篮球架下瞪着眼睛看。看到兴奋时，常常会不顾一切地大呼小叫，旁若无人，至情至性，无遮无拦。听着那不断发出的欢叫声，你会感觉到，跟这样的人交朋友，是完全可以无遮无掩、坦露心扉的。

考完试，我们接到录取通知书再次在鲁院相聚时，个个都无比地兴奋，都更加才华熠熠，谈吐高阔，挥斥方遒。有一小段时间，每天做的就是：聊天、喝酒、打球。郑九蝉似乎仍然在修改他的长篇，仍然改得很苦。他住的房间的门，永远是关着的。他每天最后一个出现在饭堂时，脸都是青的，眼睛里网满血丝。

忽然有一天晚上，已经很晚了，我们都准备睡觉了，郑九蝉推门进来，乐呵呵地伸直了手跟我们一一握过，说：“老肖，再见了！”我奇怪地问：“怎么，不读了？”他说：“不读了，回去了！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不为什么。不想读了！”我看他一脸正经，不像是开玩笑，也不像是赌气。我知道他的性格，认定了的事情，就会坚决照自己的意志去做的。我没有劝说，默默跳下床，送他回到房间。

第二天早上起床跑步时，就听说郑九蝉已经走了，搭早班车回去了。我还听说，他走之前，在下面饭堂的拐角处还做了个小小的仪式。我突然就心里格登一跳，觉得九蝉这个人还很神秘的，后悔没有跟他多聊聊。

一别十三年。

去年底，郑九蝉忽然到广州来了。他带了一支文化人组成的小队伍，到广东来学习办报纸的经验，顺便也看看广州的朋友。他仍然是精神焕发，直言快语，高声大噪，一见面就又笑又叫又拥抱，用他强烈的热情感染别人。但岁月的磨蚀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：腰背微驼，眼袋呈青紫色，下巴上都有皱纹了。

这次广州之行，九蝉还跟出版社谈妥了一件事情：出版他的文集，十二卷，近四百万字。

这个数字让我吓了一跳。

我有点怀疑：他写了有这么多东西么？

郑九蝉的书稿很快就寄到了，在责任编辑的办公桌上堆成了一大堆。他的作品就像他这个人一样，很扎实很“堆伙”地矗放在那里，证实着他的力量和存在。

九蝉的作品主要是两部分：小说和散文随笔。九蝉是在苦难中打过几次滚、死过几次的人，他的体魄，他的心脏，他的思维神经，都已经被苦难的汁水浸泡得格外坚强、硬实。他在写小说的时候，也仍然沉浸在过去苦难岁月的情绪中，所以下笔特别钝重。他就像一个负重在大海中游泳的人，一摆臂，一蹬腿，甚至一声喘息，都特别用力，特别沉重。他的小说作品中，积郁着一种浓重得化解不开的苦难感。他的作品最能打动我的地方，就是这种苦难感。我总认为，一部小说，尤其是长篇小说，苦难感是应该具有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

九蝉的小说沉郁厚实，苍凉悲壮，他的散文随笔则是尖锐的，锋芒毕露的。

这跟他的身份有关。

九蝉现在的身份是路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商报总编。在这个位置上的人，必然接触面广，视野开阔。且九蝉生性豪爽

大度，喜欢广交朋友，广结善缘，从他的笔下可以看出，他的朋友是真多：市委书记、市长、部长、局长、科长、办事员，企业家、金融家、投资者、家电产品推销员，作家、艺术家、记者、街头流浪艺人，工人，农民，家庭妇女，修鞋的，拾破烂的，以及看相算命推八卦的……几乎遍布了社会的各个方面。作家有两种：一种是书斋型的。这种作家以在书房里读书写作为主，偶尔参与一些社会活动。另一种作家是社会活动型的，他们的主要精力用于社会活动，通过丰富的阅历积累经验（读社会的这本大书），不断激发写作的灵感。九蝉当属后一种类型的作家。九蝉在宣传部副部长、报社总编的这个位置上，真是如鱼得水、进退自如，既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，得到大量的写作素材，又可以有自由的写作时间，随时表达自己的见解。应该说，九蝉是很了解自己，也很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。（想起九蝉跟我见面伊始说的那句话：“都当到副县长了，还来读什么书。”这确是一种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的肺腑之言。）

九蝉的散文随笔内容，主要在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范畴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，也是历代文人议论最多的话题。九蝉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作家，同时也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民政府基层干部。他在基层工作、生活中，切切实实地感受到，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，新旧体制交替，中西文化碰撞，大变革，大动荡，社会在大踏步地前进，但伴随而来的，也出现了诸如社会腐败、道德沦丧、人性趋恶等等弊端。九蝉从心里面欢呼社会的进步，也从心里面痛恶亲见亲闻的种种弊端。作为一个人的良知、一个作家的良知、一个政府基层干部的良知，九蝉绝不会沉默。他当然要把自己的感受都写出来。九蝉是写小说的。按照通常的艺术规律，小说需要沉淀，需要精巧周到的构思，用的是曲笔，讲究的是含蓄。九

蝉暂时摒弃了小说这个武器，改写随笔。看得出，九蝉在写作这类随笔文章时，感情是激扬慷慨的，处处流溢出他的至情至性。以我在基层工作的经验，官场是最消磨人的个性的，尤其长期担任副职的人，很少有不变得圆滑世故。九蝉的为人、为文，却还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真性情。

这很难得！

九蝉是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中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的，由知青，而工人，而县委宣传部通讯报道组成员，而文联主席，而宣传部副部长，而报社总编，路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下来了。他经历过的一些艰难困苦，是一般人所没有经历过的。他把这些艰难困苦深藏在心里，脸上永远是乐呵呵的，精神抖擞，工作，读书，写作，一路前行。

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——

“生命的力量，既伟大又可怕。——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荒农村插队的时候就理解到了的。有这么一天，我和乡亲们一起种地，种完了地之后，我看到了道边放有一块生了锈的旧铁板。我出于一种孩提式的好奇，把这一块沉重的铁板揭将起来，把剩余下来的豆种全部倾倒在铁板底下。六七天之后，我又经过这里，我看到了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奇迹：那一块生了锈的铁板，竟凭空被抬了起来——离开地面足有一寸多高。这是什么东西在那里作祟呢？我揭起了那块覆着的铁板一看，瞠目愕然了：我倾倒在铁板下的豆种全都发了芽了，小小的黄豆芽竟齐崭崭地把这块铁板顶了起来。从那一天起，我突然间明白了：杰克·伦敦的《渴望生命》，为什么会受列宁欢迎的道理了。因为他歌颂了人生的极致。我也突然间明白了，孙子兵法中为什么要强调‘致死地而后生’，真正的艺术家、思想家，为什么要害怕困难和厄运呢？”

现在，郑九蝉通过近二十年的努力，把自己的文集奉献在了读者面前，用十二本砖头一样厚的作品，将生命的“铁板”顶了起来，这比他歌颂过的黄豆芽更伟大，更硬扎！

我为他高兴！

他家无歌。不是赵熙春和屯子里的人没有本事编。而是捂得严严实实的，谁也不知个中的真正奥秘。想编也是没有法子编。直到案情如火山样地爆发出来。韩益芬也到朝鲜去了，这家子人也散了，再编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。只是有一天，赵熙春偶尔到王友之家门口来，只见门外站着两个孩子，一看就是王友之与韩益芬的后代。这两个孩子都是被张凤川临时收养。赵熙春动了一点情，掏出小粉笔，在王友之家的门上随手写了一首诗。这首诗有个题目，叫《咏蝉》。细细地品一下，倒是有这么一点意思：

绿荫深处你行藏，
风露从来是稻梁。
莫向高枝纵繁声，
该应回首顾螳螂。

至于王友之如何毁灭的经过——由于这些故事乃是一环套一环的——这里暂且不必说，到以后自有说到的时候。

第三趟街第六家

老于照家。

老于照很瘦，很干巴。说起话来喵声喵气的，似一只癞皮猫。他那一张小脸布满皱纹，好似一颗叫风抽干了的大土豆。由于他成年累月地在地里干活。腰也罗锅了，在炕上一躺，便如一只大烤虾。

他平日里不吱声不吱气的，就像一只爱作作索索的小耗子，不是动动这个，就是整咕整咕那个。

他好磨叨，一件微不足道、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到了他的

嘴里磨起来没个完。别人烦了，他也磨叨；别人走了，他还自个儿在那里磨叨。有一回，他为队里的破麻袋——他是一队的仓库保管员——整整地磨叨了三四天，把张正明磨得实在有点儿受不住。便皱着眉头吼起来：“于大爷，你这是磨叨给谁听呢？”于照一下子不高兴了：“我磨叨给我自己听！”

他特别爱吃咸的。家里没咸菜，一口饭也拨拉不进他的嘴里去。一到了天热的时候，那就有可看的了。渗出来的汗水都蒸了，白花花的那一圈汗碱也就泛出来了。那景致极像大清国时的一个小兵。

老于照有个老婆子，也干瘪。得有很厉害的肺气肿（这种病在北大荒十分普遍）。她动不动就拉风匣儿似的“呼哧呼哧”地喘做一团。每每到了天气反常的时候，干脆下不来炕，只可成天猴子儿似的佝偻在自家的炕头上。

老于照有个女儿，叫于淑英，嫁在敖来。

老于照有个儿子叫于海龙，和黄开山的女儿黄照香结婚，在前几趟街住。关于这于海龙还有点戏，到了他该登台演的时候，再让他去演。

民生屯屯歌，《十好笑》：

一好笑：好头绳小辫头上翘，
二好笑：胭脂花粉毛呢料；
三好笑：好脚新娘坐马轿；
四好笑：四面铜镜两边照；
五好笑：穿身彩袍边地扫；
六好笑：新娘落泪鼓手啦啦叫；
七好笑：轿后新郎带绿帽；

八好笑：两条巾帕放纸鸢；
九好笑：姑娘跳墙娘不找；
十好笑：当夜生儿哇哇叫。

第三趟街第七家

段进举家。

段进举有个外号叫作“段瞎子”。他长的模样儿和隔壁的老于照差不多。他只是比那瘦拉咯叽的老于照大一圈。他的头发早就脱光了。如果把他脑瓜盖顶上扣着的破帽子摘下来，那就十分好玩了，光秃秃的像一只“一卡白”的大土豆。他那两只眼还是三角眼，眼皮吊吊的，成年累月闹眼病，红红的不说，还烂糟糟的，又缺钱治，只可挺着熬着。时间长了，那东西就有一点模模糊糊地看不清了。民生屯姓段的有三家。段正玉家，段正君家，还有他家。虽然，他跟他们是同一个姓的，但不是一家子。多咱和他们也不来往。他别的什么也干不动，只可给二队放放羊。

他有个媳妇，年轻的时候，也很漂亮。和他相差十九岁。他没有半点男人应有的魅力，谁也搞不清楚，这个女人是怎么看上他的。社会上好多事情都是不好说的。他俩夫妻间的结合，也是很不好说。两口子成亲，那是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只要他俩有情有愿，你就是再猜忌，也是没有半点法子。

他俩有个儿子，起名叫段群林。长得跟段进举一个模样，只是一个坯子大，一个坯子小。他爹爱放羊，他爱捅马屁股。尽天里拎着一个小马鞭“噼里啪啦”地甩着玩。

他家是老实人。民生屯的“基本群众”。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只是有一件事得顺笔提一下。有一年，二队开支一百五。自杜

春永死后，民生屯你打我斗的，老太太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。能开支上一百五，这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从来段进举家两个人干活，却是领不回钱。今年好不容易领到三百块钱，可把段进举给乐坏了。那一擦子钱拿到手之后，他顺过来数一数，倒过去再数一数。那时正值办年货。段进举赶着辆小牛车，亲自来到了绥水街。他上百货店，给老婆扯了一块布，给儿子买了一顶帽子，一双反毛鞋，还给家里抱回来一只三五牌的大烟台钟。购了十几斤过年吃的冰梨之后，还剩下了两块钱。他掰着自己的手指头细细地掐算了一下，今天恰好是自己六十岁的生日。“妈妈的，打从生下来这么多年，也没做过生日，干脆今儿好好地过一过生日吧！”于是，他便向街里的熟人要了一张肉票，上肉食店里，砍回来一斤一两肉，赶着车回转到自己家里来。到了家之后，他把自己六十岁生日的事告诉了他的老婆子。他的老婆子很高兴。她早就把老头子的生日给忘了（说得准确一点，如果不到大队会计室里翻一翻户口底卡，连她自己啥时候的生日，她都不知道）。“请不请人？”他媳妇问：“谁也不请！一个个私心都挺重的，不欺侮咱们就算是好不错的了。有好东西自个儿吃，请那些王八蛋干什么？”段进举回答。段进举那个小媳妇待人很诚心，待段进举也诚心。别看他是丑八怪，毕竟还是自己的男人，是一家之主。她马上围着他家的大锅台，忙忙乎乎起来。她炒了四个菜：猪肉炖粉条，小鸡炖蘑菇，生炒大白菜，还切了一盆淌黄油的咸鸭蛋。炒好之后，摆上炕桌。段群林抓起馒头，往嘴里连塞上几块小腿肉，嚼着走出去了。段进举独自上了炕。快过年前的天气冷得直逼人。家里如果图省不烧炉子，甭想坐得住。段进举媳妇怕老头子感冒——这个女人很疼自己掌柜的——就生上了炉子。架的是从大山林里拉回来的木头样子。这玩艺儿很抗

烧。烧起来一派霍霍地响，不大一会儿功夫，就把盘在那里的铁炉盖烧成了暗红色。北大荒人喝酒有规矩，要喝热酒，不喝凉酒。通常的时候，人们都把碗底扣过来，倒上一平底的酒，然后扔进一根火柴点着，捉起酒壶往那里烫。酒火灭了，那壶里的酒也热得正好。叫段进举往碗底倒酒干这么烧了，他有点儿舍不得。他便随手把长脖子的酒壶捉起来，往炉盖上放。由于他眼睛瞎，看不清，以为这炉盖是黑的。哪知道这铁炉盖早已叫火烧得通红。他还没有嚼完手里的这一块鸡肉，酒壶里的酒早已挺不住，只听得“嘣”的一声响，一溜蓝色的火线从壶口里穿出来，涌上棚顶。段家的棚顶是用三四层旧报纸糊的，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响，棚顶着了，一刹那间那火就上了房。段进举当时就被这烟呛得晕倒在地上。多亏他媳妇眼快，扑进去，把段进举拖死狗样地拖出来。这房子着火，当然是没有完全彻底地燃烧起来。可是，这原本就不堪一击的段进举家踢蹬得就惨了。一桌寿菜，没吃到嘴不说，烟台钟碎了，被子着了三条。新扯的那块布烧成盖帘子，大冻梨在灰里变成了“沙糖葫芦”。三个酸菜缸龇牙咧嘴地露着大窟窿。一算账，往少里说是六百多。又白干了一年了。段进举一瞅到从屋里翻猪肠儿似的翻出这么一大堆被烂，当时便一屁股坐在雪窠里，捶着胸在那里呼天抢地地哭了：“天老爷哪！你睁开眼看看吧！我这一辈子作了什么孽呀，你是这般地捉弄我呀！”

段进举家临着民生屯的十字大官道。过了大官道，有一整排齐崭崭的七间房。这七间房，原先是一队的马号。后来屯子里要求整齐划一，干净卫生，这么大的一个马号设在屯子的当间，实在是不像话。特别是到了夏天的时候，院子都臭烘烘的尿尿味。蚊子嗡嗡地都滚成了球。四邻五舍没有一个能受得